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

### 第三十四回 屏紉袴穩步試雲程 破寂寥閒心談月夜

這回書話表安公子從去年埋首用功，光陰荏苒，早又今秋，歲考也考過了，馬步箭也看過了，看看的場期將近。這日正是七月二十五日，次日二十六，便是他文課日期。晚飯飯過無事，便在他父親前請領明日的題目。安老爺吩咐道：「明日這一課不是照往日一樣作法。你近日的工夫卻大有進境，只你這番是頭一次進場，場裡雖說有三天的限，其實除了進場出場，再除去吃睡，不過一天半的工夫。這其間三篇文章一首詩，再加上補錄草稿，斟酌一番，筆下慢些，便不得從容。你向來作文筆下雖不遲鈍，只不曾照場規練過。明日這課我要試你一試，一交寅初你就起來，我也陪你起個早，你跟我吃些東西，等到寅正出去，發給你題目，便在我講學的那個所在作起來。限你不准繼燭，把三文一詩作完。吃過晚飯再膳正交卷，卻不可潦草塞責。我就在那裡作個監考官。經這樣作一番，不但我得放心，你自己也有些把握。」說著，便合太太說：「太太，明日給我們弄些吃的。」太太自是高興，卻又不免替公子懸心，便道：「老爺何必還起那麼早啊？有他師傅呢，還是叫他拿到書房裡弄去罷。當著老爺別再唬的作不上，老爺又該生氣了。」

太太這話，不但二位少奶奶覺得是這樣好，連那個不須他過慮的「司馬長卿」也望著老爺俯允。不想安老爺早沉著個臉答道：「然則進場在那萬餘人面前作不作呢？何況還有主考房官，要等把這三篇文章一首詩合那萬餘人比試，又當如何？」太太聽了無法，因吩咐公子道：「既那麼著，快睡去罷。」

公子下來，再不道老人家還要面試，進了屋子，便忙忙的脫衣睡覺。

金、玉姊妹兩個生怕他明日起在老爺後頭，兩個人換替著熬了一夜。不曾打寅初，便把公子叫醒，梳洗穿衣上去，幸喜老爺還不曾出堂。少刻老爺出來，連太太也起來了，便道：「你們倆送場來了？」當下公子跟著老爺飽餐一頓，到了外面，筆硯燈燭早已備得齊整。安老爺出來坐下，便向懷裡取出一個封著口的紅紙包兒來，交給公子道：「就在這屋裡作起來罷。」自己卻在對面那間坐去，拿了本《朱子大全》在燈下看。

又派了華忠伺候公子茶水。

卻說公子領下題目來，拆開一看，見頭題是「孝者，所以事君也」一句，二題是「達巷黨人曰」一章，三題是「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」四句；詩題是「賦得『講《易》見天心』」，下面旁寫著「得『心』字五言六韻。」

且住！待說書的來打個岔。這詩文一道，說書的是不曾夢到，但是也曾見那刻本兒上都刻得是五言八韻，怎的安老爺只限了六韻呢？便疑到這個字是個筆誤，提起筆來就給他改了個「八」字，也防著說這回書的時節免得被個通品聽見，笑話我是個外行。不想這日果然來了個通品聽我的書，他聽到這裡，說道：「說書的，你這書說錯了。這《兒女英雄傳》

既是康熙、雍正年間的事，那時候不但不曾奉試帖增到八韻的特旨，也不曾奉文章只限七百字的功令，就連二場還是專習一經，三場還有論判呢。怎的那安水心在幾十年前就叫他公子作起八韻詩來了？」我這才明白，此道中不是認得幾個字兒就胡開得口、混動得手的！從此再不敢「強不知以為知」了。

閒話少說，言歸正傳。卻說安公子看了那詩文題目，心下暗道：「老人家這三個題目，是怎的個命意呢？」摹擬了半日，一時明白過來，道：「這頭題正是教孝教忠的本旨，三題是要我認定性情作人，第二個題目大約是老人家的自況了。那詩題，老人家是鑒於《周易》的，不消講得。」想罷，便把那題目條兒高高的黏起來，望著他，謀篇立意，選詞琢句，一面研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落起草來。及至安老爺那邊才要早飯，他一個頭篇、一首詩早得了，二篇的大意也有了。那時安老爺早把程師爺請過來一同早飯。公子跟著吃飯的這個當兒，老爺也不問他作到那裡。一時吃罷了飯，他出來走了走，便動手作那二三篇。那消繼燭，只在申正的光景，三文一詩早已脫稿，又仔細斟酌了一番，卻也累得週身是汗。因要過去先見見父親，回一句稿子有了，覺得累的紅頭漲臉的不好過去，便叫華忠進去取了小銅旋子來，濕個手巾擦臉。

華忠到了裡頭，正遇著舅太太在那裡合倆奶奶閒話，那個長姐兒也在跟前。大家還不曾開得口，那長姐兒見了，他便先問道：「華老爺，大爺那文章作上幾篇兒來了？」華忠道：「幾篇兒？只怕全得了，這會子擦了臉就要送給老爺瞧去了。」

舅太太便合長姐兒道：「你這孩子才叫他娘的『狗拿耗子』呢，你又懂得幾篇兒是幾篇兒？」他自己一想，果然這話問得多點兒，是一時不好意思，便道：「奴才可那兒懂得這些事呢！奴才是怕奴才太太惦著，等奴才先回奴才太太一句去。」

說著，梗梗著個兩把兒頭，如飛而去。

話休絮煩。卻說公子過來，見程師爺正在那裡合老爺議論今年還不曉得是一班啥腳色進去呢，那莫、吳兩公也不知有分無分。正說著，老爺見公子拿著稿子過來，問道：「你倒作完了嗎？」因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早些吃飯，讓你吃了飯好膳出來。」公子此時飯也顧不得吃了，回道：「方才舅母送了些吃的出來，吃多了，可以不吃飯了。莫如早些膳出來，省得父親合師傅等著。」安老爺道：「就這樣發憤忘食起來也好，就由你去。」

一時要了飯，老爺便合程師爺飲了兩杯，飯後又合程師爺下了盤棋。程師爺讓九個子兒，老爺還輸九十著。他撇著京腔笑道：「老翁的本領，我諸都佩服，只有這盤棋是合我下不來的。莫如合他下一盤罷。」老爺道：「誰？」抬頭一看，才見葉通站在那裡。老爺因他這次算那地冊弄得極其精細，考了考，他肚子裡竟零零碎碎有些個，頗覺他有點出息兒。一時高興，便換過白子兒來，同他下了一盤。

程師爺苦苦的給老爺先擺上五個子兒，葉通還是盡力的讓著下。下來下去，打起劫來，老爺依然大敗虧輸，盤上的白子兒不差甚麼沒了，說道：「不想陽溝裡也會翻船！」程師爺便笑道：「老翁這盤棋雖在陽溝裡，那船也竟會翻的呢！」老爺也不覺大笑道：「正不可解。這樁事我總合他不大相近，這大約也關乎性情。還記得小時節，長夏完了功課，先生也曾教過，只不肯學。先生還道：『你怎的連『博弈猶賢』這句書也不記得？你不肯學，便作一道『無所用心』的詩我看。』先生是個村我的意思，這首詩怎的好作？你看我小時節渾不渾，便口占了一首七截，對先生道：『平生事物總關情，雅謝紛紛局一枰；不是畏難甘袖手，嫌他黑白太分明。』」這話將近四十年了，如今年過知非，想起幼年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話來，真覺愧悔！」

說話間，公子早膳清詩文，交卷來了。安老爺接過頭篇來看著，便把二篇勻給程師爺看。老爺這裡才看了前八行，便道：「這小講倒難為你。」程師爺聽了，便丟下那篇，過來看這篇。只見那起講寫道是：

……且《孝經》一書，「士章」僅十二言，不別言忠，非略也；蓋資事父即為事君之地，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。

自晚近空談拜獻，喜競事功，視子臣為二人，遂不得不分家國為兩事。究之今聞未集，內視已慚，而後歎《孝經》一書所包者為約而廣也。……

程師爺看完了，道：「妙！」又說：「只這個前八行，已經拉倒閱者那枝筆，不容他不圈了。」說著，便歸坐看那一篇。

一時各各的看完了，彼此換過來看，因合老爺道：「老翁，你看那二篇的收尾一轉何如？」安老爺接過來，一面看著，一面點頭，及至看到結尾的一段，見寫道是：

……此殆夫子聞達巷黨人之言，所以調門弟子之意歟？不然達巷黨人果知夫子，夫子如聞魯太宰之言可也；其不知夫子，夫子如聞陳司敗之言可也。況君車則卿御，卿車則大夫御，御實特重於《周官》；適衛則冉有僕，在魯則樊遲御，御亦習聞於吾黨；御固非卑者事也，夫子又何至每況愈下，以所執尤卑者為之諷哉？噫！此學者所當廢書三歎歟！

老爺看罷，連連點頭，不覺拈著鬍子，翻著白眼，望空長歎了一聲道：「這句卻未經人道！」程師爺便道：「他這段文字全得

力於他那破題的『惟大聖以學御世，宜非執名以求者所知也』的兩句。所以小講才有那『聖人達而在上，執所學以君天下，而天下仰之；窮而在下，執所學以師天下，而天下亦仰之』的幾句名貴句子。早作了後股裡面出股的『執以居魯適周，之齊、楚，之宋、衛，之陳、蔡』，合那對股的『執以訂《禮》，正《樂》，刪《詩》《書》，贊《周易》，修《春秋》』的兩個大主意的張本。直從博學成名，把這個『御』字打成一片，怎得不逼出這後一段未經人道的文字來？」一時，程師爺把那三篇看完，大叫：「恭喜，恭喜！中了，中了！只這第三篇的結句，便是個佳。」老爺笑問：「怎的？」他便高聲朗誦道：

……此中庸之極詣，性情之大同；人所難能，亦人所盡能也。故曰：「其動也中。」

說著，又看了那首詩。安老爺便讓程師爺加墨，程師爺道：「不，今日這課是老翁特地要看看他的真面目，兄弟圈點起來，誘掖獎勵之下，未免總要看得寬些，竟是老翁自己來。」安老爺便看頭二篇，把三篇合詩請程師爺圈點。一時都圈點出來，老爺見那詩裡的「一輪探月窟，數點透梅岑」兩句，程師爺只圈了兩個單圈，便問道：「大哥，這樣兩句好詩，怎麼你倒沒看出來？」程師爺道：「我總覺這等題目用這些花月字面，離題遠些。」安老爺道：「不然。你看他這『月窟』『梅岑』，卻用得是『月到天心處』合『數點梅花天地心』兩句的典；那『探』字、『透』字又不脫那個『講』字，竟把『講《易》見天心』這個題目扣得工穩的很呢。」

程師爺拍案道：「啊喲！老翁，你這雙眼睛真了不得！」說著，拿起筆來，便加了幾個密圈，又在詩文後加了一個總批。

那程師爺的批語不過照例幾句通套贊語，安老爺看了，便在他那批語後頭提筆寫了兩行，批道是：

三藝亦無他長，只讀書有得，便說理無障，動中肯綮。詩變髮貼工穩。持此與多士爭衡，庶不為持衡者齒冷。秋風日勁，企予望之！

公子見這幾句獎勵交至的庭訓，竟大有個許可之意，自己也覺得得意。一時，程師爺便讓老爺帶了公子進去歇息，又笑道：「今日老翁自然要有些獎賞，才好叫學生益知勉學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說著，程師爺拿了他的毛竹煙管、藍布煙口袋去了。

卻說公子隨安老爺進來，太太迎著門兒便問道：「沒鑽狗洞阿？」安老爺道：「豈但，今日竟算難為他的了。」太太見老爺露著喜歡，坐下便笑問道：「老爺瞧我們玉格這回考去，到底有點邊兒沒有哇？」老爺未曾開口，先動了點兒牢騷，說道：「這話實在難講。這科名一路，兩句千古顛簸不破的話，叫作『窗下休言命，場中莫論文。』照上句講，自然文章是個憑據；講到下句，依然還得聽命去。只就他的文章論，近來卻頗頗的靠得住了；所不可知者，命耳！況且他才第一次觀光，那裡就敢望僥倖？只要出場後文章見得人，便再遲些發達，也未為不可。只不可步乃翁的後塵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便回頭吩咐公子道：「你今日作了這課，從明日起便不必作文了。場前的工夫，第一要慎起居，節飲食；再則清早起來，把摹本流覽一番，斂一斂神；晚上再靜坐一刻，養一養氣。白日裡倒是走走散散，找人談談；否則閒中望望行雲，聽聽流水，都可活潑天機。到場屋裡，提起筆來，才得氣沛詞充，文思不滯。我這裡還給你留著件東西，待我親自取來給你。」說著便站起來，叫人拿了燈到西屋裡去。

公子見老爺親身去取這件東西，一定因師傅方才的話，有件甚麼珍重器皿獎賞。不一刻，只見老爺從西屋裡把自己當年下場的那考籃，用一隻手拷出來。看了看，那個荊條考籃經了三十餘年的雨打風吹，煙燻火燎，都黑黃黯淡的看不出地兒來了。幸是那老年的東西還實在，那布帶子還是當日太太親自纏的縫的，依然完好。

列公，你道安老夫既指望兒子讀書，下場怎的連考具都不肯給他置一份？原來依安太太的意思，從老早就張羅要給兒子精精緻緻從頭置份考具，無奈老爺執意不許，說必得用這一份，才合著「弓冶箕裘」的大義。逼著太太收拾出來，還要親自作一番交代，因此才親自去拿。便拷了出來，滿臉堆歡的向公子道：「此我三十年前故態也。便是裡頭這幾件東西，也都是我的青氈故物。如今就把這分衣鉢親傳給你，也算我家一個『十六字心傳』了。」

列公，你看，有是父必有是子。那公子見父親賞了這份東西，說了這段話，真個比得了件珍寶他還心喜。連忙跪下，雙手接過來，放在桌兒上。安太太合老爺向來是相敬如賓的，方才見老爺站起來，太太早不肯坐下；及至拿了這個籃子來，便站在桌兒跟前，揭開那個籃蓋兒，把裡頭裝的東西一件一件拿出來，交付公子。金、玉姊妹兩個也過來幫著檢點。只見裡頭放著的號頂、號圍、號簾，合裝米麵餚餚的口袋，都洗得乾淨；捲袋、筆袋以至包菜包蠟的油紙，都收拾得妥貼；底下放著的便是飯碗、茶盅，又是一分匙箸筒兒，合銅鍋、銚子、蠟簽兒、蠟剪兒、風爐兒、板凳兒、釘子錘子這類，都經太太預先打點了個妥當。因向公子說道：「此外還有你自己使的紙筆墨硯，以至擦臉漱口的這份東西，我都告訴兩媳婦了。帶的餚餚菜，你舅母合你丈母娘給你張羅呢。米呀、茶葉呀、蠟呀，以至再帶上點兒香啊、藥啊，臨近了，都到上屋裡來取。」

何小姐最是心熱不過的人，聽了婆婆這話，一面歸著東西，合張姑娘道：「實在虧婆婆想的這樣週到！」安太太笑道：「妞妞，也不是我想的週到，實告訴你罷，我那天打點著這份東西，自己算了算，連恩科算上，再連這次，我這是打點到第十九回了。」安老爺在旁邊自己又屈指算了一算，從自己鄉試起，至今又看著兒子鄉試，轉眼三十餘年，可不是十九回了嗎？自己也不免一聲浩歎。

才收拾完畢，太太又叫長姐兒：「把那個新絮的小馬褥子、包袱、褐衫、雨傘這些東西都拿來，交給你大奶奶。」又聽安老爺說道：「正是我還有句話囑咐。」因吩咐公子說道：「你進場這天，不必過於打扮的花鶉鴿兒似的。看天氣，就穿你家常的那兩件棉夾襖兒，上頭套上那件舊石青臥龍袋。第一得戴上頂大帽子。你只想，朝廷開科取士，為國求賢，這是何等大典！赴考的士子倒隨便戴個小帽頭兒去應試，如何使得！」

公子只得聽一句應一句。他只管這等恪遵父命，只是才得二十歲的孩子，怎得能像安老爺那樣老道？更加他新近才磨著母親給作了件簇新的洋藍綉網三朵菊的薄棉襖兒，又是一件泥金摹本緞子耕織圖花樣的半袖閃葫蘆兒，舅母又給作了個絳色平金長字兒帽頭兒，倆媳婦兒是給打點了一分絕好的針線活計，正想進場這天打扮上，花哨花俏，如今聽父親如此吩咐，心裡卻也不能一時就丟下這份東西。太太是怕兒子委屈，便說道：「一個小孩子家，他愛穿甚麼戴甚麼，由他去罷，老爺還操這個心！」安老爺道：「不然。太太只問玉格，我上次進場出場，他都看見的，是怎的個樣子？」回頭又問著公子道：「便是那年場門首的那班世家惡少，我也都指給你看了。一個個不管自己肚子裡是一團糞草，只顧外面打扮得美服華冠，可不像個『金漆馬桶』？你再看他滿口裡那等狂妄，舉步間那等輕佻，可是個有家教的？學他則甚！」

太太同金、玉姊妹聽了這話，才覺得老爺有深意存焉。公子益發覺得這番嚴訓，正說中了他一年前的病，更不敢再萌此想。只有那個長姐兒心裡不甚許可，暗道：「人家太太說的很是，老爺子總是扭著我們太太。二位大奶奶也不勸勸。聽起來，場裡有上千上萬的人呢，這幾天要換了季還好，再不換季，一隻手拿著個筐子，腦袋上可扛著頂緯帽，怪逗笑兒的，叫人家大爺臉上怎麼拉得下來呢？」咳！這妮子那裡曉得，他那個大爺投著這等義方的嚴父，仁厚的慈母，內助的賢妻，也不知修了幾生才修得到此，便拿著筐兒、扛頂緯帽何傷？

閒話少說。當下公子便把那考籃領下去，倆媳婦又張羅著把包袱等件送過去。過了兩天，便有各親友來送場，又送來的狀元糕、太史餅、棗兒、桂圓等物，無非預取高中占元之兆。這年，安老爺的門生，除了已經發過科甲的幾個之外，其餘的都是這年鄉試。安老爺也一一的差人送禮看望，苦些的還幫幾兩元捲銀子。公子合這班少年都在歇場的時候，大家也彼此來往，談談文，講講風氣。

那年七月又是小盡，轉眼之間便到八月。那時烏大爺早從通州查完了南糧回來，安老爺預先托下他，一聽下宣來，即忙給個主考房官單子，打算聽了這個信，才打發公子進城。說定了依然不找小寓，只在步量橋宅裡住。外面派了華忠、戴勤、隨緣兒、葉通四個人跟去。張親家老爺也要同去，以便就近接送照料。安老爺、安太太更是放心。頭兩天便忙著叫人先去打掃屋子，搬運行李，安置廚房。一直忙到初六日，才吃早飯，早有烏大爺差人送了聽宣的單子來，用個紅封套裝著。安老爺拆開一看，見那單子上竟沒

甚麼熟人，正主考是個姓方的，副主考裡面一個也姓方。那個雖是旗員，素無交誼。老爺當下便有些悶悶不樂。

你道為何？難道安老爺那樣個正氣人，還肯找個熟人給兒子打關節不成？絕不為也。只因這兩位方公雖是本朝名家，刻的有文集行世，只是向來看他二位的文章都是清矯艱澀，島瘦郊寒一路，合公子那高華富麗的筆下迴乎兩個家數，那個滿副主考自然例應迴避旗捲，正合著「不願文章高天下，只要文章中試官」的兩句話，便慮到公子此番進場，那個「中」字有些拿不穩。所以兜的添了樁心事，卻只不好露出來。

公子此時是一肚子的取青紫如拾芥，那裡還計及那主司的「方」「圓」。這個當兒，太太又拉著他盡著囑咐：「場裡沒人跟著，夜裡睡著了，可想著蓋嚴著些兒。」舅太太也說：「有菜沒菜的，那包子合飯可千萬叫他們弄熟了再吃。」張太太又說：「不咧，熬上鍋小米子粥，沅上幾呀雞子兒，那倒也飽了肚子咧。」金、玉姊妹是第一次經著這番「灑橋風味」，雖是別日無多，一時心裡只像是還落下了件甚麼東西，又像是少交代了句甚麼話，只不好照婆婆一般當著人一樣一樣的囑咐。

正在大家說著，華忠、戴勤、隨緣兒、葉通四個家人上來回：「張親家老爺叫回老爺、太太，不進來了，合程師老爺頭裡先去了。」又回道：「大爺車馬也伺候齊了。」隨著便領隨身的包袱、馬褥子。一時僕婦們往外交東西。公子便給父母跪了安，又見了舅母、岳母。舅太太先給他道個喜，說：「下月的這幾天兒裡再聽著你的喜信兒。我們家的老少兩位姑爺可都算我眼瞅著成的人了，我也算得個老古董兒了。」張親家太太便接口道：「姑爺，你只搶個頭名狀元回來，咱就得了。」

安老夫妻聽了，各各點頭而笑。安太太又說：「才囑咐的話可別忘了。」老爺又吩咐：「你一出場，家裡自然打發人看你去，就把頭場的草稿帶來我看。不必另謄，也不許請師傅改一個字。」說著，又點了點頭，說：「就去罷。」

公子滿臉笑容答應著，才要走，太太道：「到底也見見倆媳婦兒再走哇！」公子連忙回身，向著他兩個規規矩矩的一站，兩人也繃著個盤兒還了一站，彼此對站了會子，卻都不大得話。還是公子想起一句人天第一義的話來，說道：「我昨兒晚上囑咐你們的，節下給父親母親拌的那月餅餡兒，可想著多攔點兒糖。」他說了這句，便一臉的飛黃騰達，興匆匆回身就走。金、玉姊妹倆借著答應那聲，也搭訕著送出屋門來。

公子下了台階兒，早有眾家人圍隨上跟著走了。安老夫妻隔著玻璃，扭著身子，直看他出了二門，還在那裡望。不提防這個當兒，身背後猛可的啣啣一聲響，老夫妻倒唬了一跳，一齊回過頭來一看，原來是那長姐兒胳膊上帶著的一副包金鐲子，好端端的從手上脫落下來了，掉在地下啣啣的一響，又咕嚕的一滾，一直滾到屋門檻兒跟前才站住。老爺忙問：「這怎麼講？」太太是最疼這個丫鬟，生怕他挨說，便道：「都是老爺的管家幹的，給人家打了那麼大圈口，怎麼不脫落下來呢？」他道：「等著得了空兒，再交出去毀打毀打罷。」

何小姐道：「別動他，等我給你團弄上就好了。」說著接過來，把圈口給他掐緊了，又把式樣端正了端正，一面親自給他戴在手上，一面悄悄的向他笑道：「你瞧，團弄上就好了不是？等要放他的時候，咱們再放。可惜了兒的，為甚麼毀他呢？」

在大奶奶說的是平平靜靜的話，他不知聽到那裡去了，不由的把個紫膛色的臉蛋兒羞的小茄包兒似的，便給何小姐請了個安，又低著雙眼皮兒，笑嘻嘻的道：「這要不虧奶奶，誰有這麼大勁兒呀！」當下安太太以至大家看了他這舉動，都說他到底歲數大些了，懂得個規矩。

這段話在當日沒人留心，今日之下，人在這評話裡。當天理人情講起來，不禁叫人想到那王實甫的「猛聽得一聲去也，鬆了金釧；遙望見十里長亭，減了玉肌」這兩句，不僅是個妙句奇文，竟也說得是個人情天理。諸公要不信這話，博引煩稱，還有個佐證。就拿這《兒女英雄傳》裡的安龍媒講，比起那《紅樓夢》裡的賈寶玉，雖說一樣的兩個翩翩公子，論閱閱助華，安龍媒是個七品琴堂的弱息，賈寶玉是個累代國公的文孫，天之所賦，自然該於賈寶玉獨厚才是。何以賈寶玉那番鄉試那等難堪，後來直弄到死別生離？安龍媒這番鄉試這等有興，從此就弄得功成名就？天心稱物平施，豈此中有他謬巧乎？

不過安公子的父親合賈公子的父親看去雖同是一樣的道學，一邊是實實在在有些窮理盡性的功夫，不肯丟開正經；一邊是丟開正經，只知合那班善於騙人的單聘仁，乘勢而行的程日興，每日裡在那夢坡齋作些春夢婆的春夢，自己先弄成個「文而不文正而不正」的賈政，還叫他把甚的去教訓兒子？

安公子的母親合賈公子的母親看去雖同是一樣的慈祥，一邊是認定孩提之童一片天良，不肯去作罔人；一邊是一味的向家庭植黨營私，去作那罔人勾當，只知把娘家的甥女兒攏來作媳婦，絕不計夫家甥女兒的性命難堪；只知把娘家的姪女兒攏來當家，絕不問夫兄家的父子姑娘因之離間，自己先弄成個「罔之生也幸而免」的王夫人，又叫他把甚的去撫養兒子？

講到安公子的眷屬何玉鳳、張金鳳，看去雖合賈公子那個韓中人薛寶釵，意中人林黛玉同一豔麗聰明，卻又這邊是刻刻知道愛惜他那點精美金玉，同心合意媚茲一人；那邊是一個把定自己的金玉姻緣，還暗裡弄些陰險，一個是妒著人家的金玉姻緣，一味肆其尖酸，以至到頭來弄得瀟湘妃子連一座血淚成斑的瀟湘館立腳不牢，慘美人魂歸地下，畢竟「玉帶林中掛」，蘅蕪君連一所荒蕪不治的蘅蕪院安身不穩，替和尚獨守空閨，如同「金釧雪裡埋」，還叫他從那裡「之子於歸，宣其室家」？

便是安家這個長姐兒比起賈府上那個花襲人來，也一樣的從幼服侍公子，一樣的比公子大得兩歲，卻不曾聽得他照那襲而取之的花襲人一般，同安龍媒初試過甚麼雲雨情；然則他見安公子往外一走，偶然學那雙文長亭哭宴的「減了玉肌，鬆了金釧」，雖說不免一時好樂，有些不得其正，也還算「發乎情，止乎禮」，怎的算不得個天理人情？

何況安公子比起那個賈公子來，本就獨得性情之正，再結了這等一家天親人眷，到頭來，安得不作成個兒女英雄？只是世人略常而務怪，厭故而喜新，未免覺得與其看燕北閒人這部腐爛噴飯的《兒女英雄傳》小說，何如看曹雪芹那部香豔談情的《紅樓夢》大文？那可就為曹雪芹所欺了！曹雪芹作那部書，不知合假托的那賈府有甚的牢不可解的怨毒，所以才把他家不曾留得一個完人，道著一句好話。燕北閒人作這部書，心裡是空洞無物，卻教他從那裡講出那些忍心害理的話來？

閒話少說。歸著再講安公子回到住宅，早有張親家老爺同著看房子的家人把屋子安置妥當。程師爺已經到場門口看牌去了，一時回來，看得公子的名字排在頭排之末，說：「看這光景，明日得早些去聽點了。歇息歇息，吃些東西，靜一靜罷。」他說著，便帶了葉通親自替學生檢點考具。公子見諸事用不著自己照料，想起從前父親赴考時候的景象，越覺冷暖不同。接著便有幾個親友本家來，看過去了。到了次日五鼓，家人們便先起來張羅飯食，服侍公子盥漱飲食。裝束已畢，程師爺、張老又親自把考具行李替他檢點一過，門戶自有看房子的家人照料，大家催齊車馬，便都跟著公子逕奔舉場東門而來。

公子才進得外磚門，早見梅公子站在個高地方，手裡拿著兩枝照人簽，得意洋洋的高聲叫道：「龍媒，這裡來！」公子走到跟前，只聽他道：「你來的正好，咱們不用候點名了。」

我方才見點名的那個都老爺是個熟人，我先合他要了兩枝簽，你我先進去罷，省得回來人多了擠不動，又免得內磚門多一次搜檢。」公子是謹記安老爺幾句庭訓，又因這番是自己進步之初，從進門起，就打了個循規蹈矩一步不亂的主意，便回覆他說：「我的名字在頭牌後半路呢，此時進去也領不著卷子，莫如還等著點進去罷。」說話間，早聽見點名台上唱起名來。

梅公子道：「我可不等你了。」說著，把那枝簽丟給了公子，先自去了。

公子依然候著點了名，隨著眾人魚貫而走，來到內磚門頭道搜檢的所在。原來這處搜檢不過虛應故事，那監視搜檢的只有幾位散秩大臣副都統，還有幾位大門行走的侍衛公。這班侍衛公卻不是欽派的，每到鄉會試，不過侍衛處照例派出幾個人來在此當差，卻一般的也在那裡坐著。公子候著前面搜檢的這個當兒，見那班侍衛公彼此正談得熱鬧。只聽這個叫那個道：「喂！老塔呀，明兒沒咱們的事，是個便宜。我們東口兒外頭新開了個羊肉館兒，好齊整餡兒餅，明兒早起，咱們在那兒鬧一壺罷。」那個嘴裡正用牙斜叨著根短煙袋兒，兩隻手卻不住的搓那個醬瓜兒煙荷包裡的煙，騰不出嘴來答應話，只「嗯」了聲，搖了搖頭。這個又說：「放心哪，不吃你啣！」才見他拿下煙袋來，從牙縫兒裡激出一口唾沫來，然後說道：「不在那個，我明兒有差。」這個又問說：「不

是三四該著呢嗎？」他又道：「我們幫其實不去這蕩差使倒誤不了，我們那個新章京來的噶，你有本事給他擱下，他在上頭就把你幹下來了。」

公子聽了這話，一個字不懂。往前搶了幾步，又見還有二位在那裡敬鼻煙兒。一個接在手裡且不聞，只把那個爆竹筒兒的瓷鼻煙壺兒拿著，翻來覆去看了半天，說：「這是『獨釣寒江』啊。可惜是個右釣的，沒行，要是左釣的就值錢咧！」

說著，把那鼻煙兒磕了一手心，用兩個指頭搗著，抹了兩鼻翅兒。不防一個不留神，誤打誤撞真個吸進鼻子一點兒去，他就接連不斷打了無數的嚏噴，鬧得涕淚交流。那個看了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算了罷，這東西要噙了肺，沒地方兒貼膏藥！」

他才連忙把鼻煙壺兒還了那個，還道：「噯！好霸道傢伙，這管保是一百一包的。」

公子聽了這套，更茫然不解。看了看前面的人，一個個搜過去。輪到自己，恰好走到個乾癟黃瘦的老頭兒面前。公子一看，只見他一張迂緩面孔，一副孱弱形軀，身上穿兩件邊幅不整的衣服，頭上帶一個黯淡無光的亮藍頂兒，那枝俏擺春風的孔雀翎已經蟲蛀的剩了光桿兒了，一個人垂首低眉的坐在那裡，也沒人理他。公子因見前面的人都是解了衣裳搜，才待放下考籃，忽聽那老頭兒說道：「罷了，不必解衣裳了。這道門的搜檢，不過是奉行公令的一樁事，到了貢院門還得搜檢一次呢。一定是這等處處的苛求起來，殊非朝廷養士求賢之意。趁著人鬆動，順著走罷。」公子應了聲，連忙就走，心下暗道：「怎的這位侍衛公的話我聽著又居然會懂呢？這人莫非是個『楚材晉用』，從那裡換了蕩班回來的罷？我只愁他這個樣子，怎生合方才那班鳶鷹火色的矯矯虎臣會弄得到一處？他要竟弄得到一處，這人也就算個遭劫在數的了！」

一路想著，看進了那座內磚門。不曾到得貢院門跟前，便見門罩子底下那班伺候搜檢的提督衙門番役，順天府五城青衣，都揸拳拂袖的在那裡搜檢。被搜檢的那些士子也有解開衣裳敞胸露懷的，也有被那班下役伸手到滿身上混掏的；及至搜完的，又不容人收拾妥當，他就提著那條賣估衣般的嗓子，高喊一聲「搜過」，便催快走。那班士子一個個掩著衣襟，挽著搭包，背上行李，跨上考籃，那隻手還得攥上那根照入簽，再加上煙荷包、煙袋，這才邁著那大高的門檻兒進去，看著實在受累之至。公子有些心怯。

不一時，搜到挨近前面的那個人，卻又是七十餘歲老不歇心的一位老者，才走上去，便有旁邊站的一個戴混白頂兒藍翎兒、生得凹樞眼、蒜頭鼻子、白臉黃鬚、像個回子模樣的番子先喝了一聲：「站住！擱下筐子，把衣裳解開！」早聽得東邊座上那位大人說道：「你當差只顧當差。何用這等大呼小叫的？太不懂官事了！」把個番子嚇得不敢則聲。大家虛應故事一番，那老者便受了無限功德。公子探頭向上望了望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烏克齋。因不好上前招呼，只低了頭。烏克齋見了他，倒欠了欠身讓道：「別耽擱了，就隨著進去罷。」

公子進了貢院門，見對面便是領卷子的所在。他此時才進門來，那一身家什已經壓得滿頭大汗，正想找個地方歇歇再上去領卷子，看了看，那梅問羹還在那裡候著，又有烏大爺的兄弟托誠村並兩三個少年，都在牆腳下把考籃聚在一處，坐在上面閒談。他也湊了大家去，把考籃放下。梅公子先合他說道：「我方才悔不聽你的話，只管進來，這半天卷子依然不得到手，竟沒奈何。不信，你跟我看看去。」沒著，拉了安公子擠到放卷子的那個杉槁圈子跟前。只見一班八旗子弟這個要先領，那個又要替領，吵成一片。上面坐的那位鬚髮蒼然的都老爺，卻只帶著個眼鏡兒，拿著枝紅筆，接著那冊子，點一名，叫一人，放一本。任你吵得地暗天昏，他只我行我法。

正在吵不清，內中有個十八九歲的小爺，穿一件土黃布主腰兒，套一件青哦啞綢馬褂子，搭包系在馬褂子上頭，挽著大壯的辮子，騎在那杉槁上，拿手裡那根照入簽，把那御史的帽子敲的拍拍的山響，嘴裡還叫道：「老都喂，你把我那本兒先給我找出來呢！」那御史便是十年讀書十年養氣，也耐不住了。只見他放下筆，摘下眼鏡來問道：「你是那旗的秀才？名字叫作甚麼？」他道：「我不是秀才，我們太爺今年才給我捐的監，我叫繡僧額。我們大爺是世襲阿達哈哈番（阿達哈哈番：官名，輕車都尉。），九王爺新保的梅楞章京（梅楞章京：官名，副都統，八旗軍中每旗的最高長官。）我是官捲，你瞧罷，管保那捲面子上都有。」

那御史果然覷著雙近視眼給他查出來，看了看，便拿在手裡合他道：「你有卷子卻有了。國家明經取士，是何等大典！況且『士先器識』，怎的這等不循禮法，不守『臥碑』？難道你家裡竟沒些子家教的不成？你這本卷子不必領了，我要扣下，指名參辦的！」這場吵，直吵到都老爺把個看家本事拿出來了，大家才得安靜。那御史依然是按名散捲，叫到那個繡僧額，大家又替他作好作歹的說著，都老爺才把卷子給他，還說道：「我這卻是看諸位年兄分上。只是看你這等惡少年，領這本卷子去也未必作得出好文字。」那位少爺話也收了，接過卷子來，倒給人家斯文掃地的請了個安。公子在旁看了，歎息一聲，便合托二爺說道：「誠村，看這光景，你我益發該三復古人『樂有賢父兄也』的這句書了。」

一時，他幾個也領了捲，彼此看了看，竟沒有一個同號的，各各的收在捲袋裡，拿上考具，進了二層貢院門，交了簽。只見兩旁公案邊坐著許多軟派稽查接談換捲的大臣。恰好安公子那位拜從看文章的老師吳侍郎也派了這差使，見公子進來，便問道：「進來了？是那個字號？」

那時候正值順天府派來的那一群佐雜官兒要當好差使，不住的來往的喊道：「老爺們，東邊歸東邊，西邊的歸西邊。」

喊得個公子急切裡聽不出老師問的這句話來。那大人便點手把他叫到公案前，問了一遍，他才答道：「成字六號。」吳大人回頭指道：「這號在東邊極北呢。」只這一回頭，適逢其會，看見他的跟班筆政在身後站著。原來貢院以內帶不進跟班的家人去，都是跟班的老爺跟著。這位老爺的官名叫作答哈蘇，吳大人便向他道：「答老爺，奉托你罷，把我這學生送過柵欄去。」

卻說那位答老爺見本大人在人輪子裡派了他這樣一件切近差使，一想，看這機會，今年京察大有可望。又見安公子是個旗人，一時氣誼相感，便也動了個衛顧同鄉的意思，欣然答應了一聲，便接過公子的考具，送出東柵欄。又說道：「大兄爺，你瞧，起腳底下到這邊兒，不差甚麼一里多地呢。我瞧你了不了，這兒現成的水火夫，咱們破倆錢兒僱個人就行了。」一面說著，招手從那邊叫了個人夫來，一面就把腿一抬，又把手往衣襟底下一綽，摸著褲帶上那個錢搭襖兒，掏出一把錢來要給那個人。公子忙攔道：「不勞破費！這考籃裡有錢，等我取出來。」他便一手攔著公子的胳膊，說道：「好兄弟咧，咱們八旗那不是骨肉？設講究。」說著，早把他手裡那把錢遞給那人。公子沒法，只得謝過了他，他便把考具一切都交那個人手上。

安公子此時卸下那身累贅來，覺得週身好不鬆快，便同了那人逍遙自在的迤邐向北而來。一路上留心看那座貢院時，但見龍門綽楔，棘院深沉。東西的號舍萬瓦毗連，夜靜時兩道光衝北斗；中央的危樓千尋高聳，曉來時一輪義馭湧東隅。正面便是那座氣象森嚴無偏無倚的至公堂。這個所在，自選舉變為制藝以來，也不知牢籠了幾許英雄，也不知造就成若干人物。那時正是秋風初動，耳輪中但聽得明遠樓上四角高挑的那四面朱紅月藍旗兒，被風吹得旗角招搖，向半天拍喇喇作響，青天白日便像有鬼神呵護一般。無怪世上那些有文無行、問心不過的等閒不得進來，便是功名念熱勉強進來，也是空負八斗才名，枉吃一場辛苦。

閒話少說。卻說安公子正在走過無數的號舍，只見一所號舍門外山牆白石灰上大書「成字號」三個大字。早有本號的號軍從那個矮柵欄上頭伸手把那人扛著的考具接過去。那人去了，公子還等著給他開柵欄兒進號呢，那知那柵欄是釘在牆上的，不曾封號以前，出入的人只准抽開當中那根木頭，鑽出鑽入。公子也只得低頭頭腰的鑽進號筒子去。看了看，南是牆面，北作樓身，那個院落南北相去外也不過三尺，東西下裡排列得蜂房一般，倒有百十間號舍。那號舍，立起來直不得腰，臥下去伸不開腿。吃喝拉撒睡，紙筆墨硯鏡，都在這塊地方。假如不是這塊地方出產舉人、進士這兩樁寶貨，大約天下讀書人那個也不肯無端的萬水千山跑來嘗這般滋味！

公子當下歇息片刻，一樣的也把那號帷號簾釘起來，號板支起來，衣帽鋪蓋、碗盞家具、吃食柴炭一切歸著起來。這樁事本不是一個人幹得來的事，更加他又是奶娘丫鬟服侍慣了，不能一個人幹事的人，弄是弄不妥當，只將將就就鼓搗了會子就算結了。幸喜伺候那幾間號的一個老號軍是個久慣當過這差使的，見公子是個大家勢派，一進來把例賞號軍的餉錢米就賞了不算外，餘外又給了個五錢重的小銀鏤兒，樂的他不住問茶問水的慇懃。

這個當兒，這號進來的人就多了。也有搶號板的，也有亂坐次的，還有諸事不作找人去的、人找來的，甚至有聚在一處亂吃的、酣飲的，便是那極安靜的，也脫不了旗人的習氣，喊兩句高腔，不就對面牆上貼幾個燈虎兒等人來打。公子看了這般人，心中納悶，只說：「我倒不解，他們是干功名來了，是頑兒來了？」他只一個人靜坐在那小窩兒裡凝神養氣。

看看午後，堂上的監臨大人見近堂這幾路旗號的爺們出來進去，登明遠樓，跑小西天，鬧的實在不像了，早同查號的御史查號，封了號口柵欄。這一封號，雖是幾根柳木片兒的門戶，一張木紅紙的封條，法令所在，也同畫地為牢，再沒人敢任意行動。公子見眼前來往的人靜了些，才把他窗下的揣摩本心裡默誦了一遍，叫號軍弄熱了飯，就熟菜吃了。才點燈，便放下號簾，靠了包袱待睡，可奈牆外是梆鑼聒噪，堂上是人語喧嘩，再也莫想睡得穩，良久才睡熟。一時，各號的人也都睡了，準備明日鏖戰。那班號軍也偷空兒棲在那個屎號跟前坐著打盹兒。

卻說內中那個老號軍睡到三更過後鑽出來去出小恭，完了事才回頭，只見遠遠的倒像那第六號的房簷上掛著碗來大的一盞紅燈。那老號軍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這位老爺是不曾進過場的，守著那油紙號簾點上盞燈，一時睡著了，颳起風來，可是頑得的？」連忙跑過來，想要叫醒了，不想走到跟前，卻早不見了那盞燈。他揉了揉眼睛道：「莫不是我睡得愣裡愣怔，眼離了？」恰好這個當兒公子一覺睡醒，一睜眼，見屋裡漆黑，又轉了向兒了，模裡模糊的叫了聲：「花鈴兒，你看燈都待好滅了，也不起來撥撥。」那老號軍便打了個岔，說：「老爺，你老放心睡罷，沒燈啊，是我的眼離了。」公子又不曾留心他說的所以然，只想誤呼著小婢倒來個老軍，不覺自己失笑，不好再的提。便合他要了個火，點上燈，看了看牆上掛的那個表，已經丑正了，便要水擦了擦臉，又叫那老號軍熬了粥。才待收拾完畢，號口邊值號的委員早已喊接題紙。

少時，那號軍便給他送了一張來。連忙燈下一看，只見當朝聖人出的是三個富麗堂皇的題目，想著自然要取幾篇筆歌墨舞的文章，且喜正合自己的筆路。再看那詩題，又是窗下作過的，便是第一、第三文題也像作過。靜想了想，大勢也都還記得起，暗喜：「這可就省事多了。」忽又一轉念道：「不是這等。古人師友之間還要請試他題，豈有欽命題目，我自己才識雲程，便這等欺心把窗課來塞責的理？父親看了先要不喜，不可徒亂人意。不如把他丟開，另作才是。」隨把題目折起，便伸手提筆起草來。才得辰刻，頭篇文章合那道詩早已告成，便催著號軍給煮好了飯，胡亂吃了一碗。天生的世家公子哥兒，會拿甜餅解餓，又吃了些杏仁乾糧油糕之類，也就飽了。便把第二三篇作起來，只在日偏西些，都得了。自己又加意改抹了一遍，十分得意。看了看天氣尚早，便吃過晚飯，上起卷子來。他的那筆小楷又寫的飛快，不曾繼燭，添注塗改、點勾勾股都已完畢，連草都補齊了。點起燈來，自己又低低的吟哦了一遍，隨即把卷子收好，把稿子也掖在捲袋裡。閒暇無事，取出白棗兒、桂元肉、炒糖、果脯這些零星東西，大嚼一陣。剩下的吃食都給了號軍。就靠著那包袱歇到次日天明。那個老號軍便幫他來把東西歸著清楚，交卷領簽，趕頭排便出了場。

才到貢院頭門，早見他岳丈張老、先生程師爺以至華忠諸人直擠到門檻邊等他。一時見公子恁早出來，都不勝歡喜。

程師爺先問了聲：「得意？」他忙回道：「還算妥當。」張老早把考籃包袱接過去遞給眾家丁，一行人簇擁出了外磚門。程師爺便合他同車，要文稿看，因說道：「頭三兩個題目你都作過的。」他道：「便是詩也作過，卻都不曾用那窗稿。」因從捲袋裡把草稿取出來。程師爺一面看，一面用腦袋圈兒，便道：「只這前八行便有個才氣發皇氣象。恭喜！恭喜！」一時看完，說道：「詩也不黏不脫，大有可望。」

一時，回到宅裡。公子不及別事，便叫葉通取了個小紅封套，把文稿折好，又親自寫了個給父母請安的安帖，封起來，打發戴勤飛馬立刻給父親送去。恰巧戴勤走後安老夫妻早打發晉升來接場，舅太太又叫趕露兒送了來的吃食，二位奶奶給包了來添換的衣服。公子也問了父母的起居，晉升一一回答。又說：「老爺還說爺得晌午後出來，吩咐奴才：天晚了，索性等明日送了爺進場，再把文章稿子帶回去。誰知爺已經老早的出來，倒先打發人請安去了。」公子道：「戴勤大約今日也不得回來，你依然遵著老爺的話，明日回去罷。」說著，便有幾家親友來看，都道：「不好久談，請歇息罷。」告辭而去。公子吃得一飽，撒和了撒和，便倒頭大睡，養精蓄銳，準備進二三場。這且不在話下。

卻說安老爺急於要看看兒子頭場的文章有望無望，又愁他出來得晚，晉升今日斷趕不回來，只落得負著雙手滿院裡一蕩一蕩的轉圈兒。正在走著，見戴勤來了，忙問道：「你回來作甚麼？」戴勤請了安，又替公子請了安，忙回明原由。安老爺一面進屋子，一面拆那封套，便坐下伏案細看那詩文章稿。安太太只盡著問戴勤說：「你瞧大爺那光景，還沒受累呀？沒著涼啊？」戴勤回道：「奴才爺很好，出來是紅光滿面的。程師爺說准中。」金、玉姊妹聽了，也自放心。

這個當兒，太太見老爺看完了文章，只默默不語，不禁問道：「老爺看著怎麼樣？」原來安老爺看得公子的文章作得精湛飽滿，詩亦清新，卻也歡喜。只愁他才氣過於發皇，不合那兩位方公的式，所以心中猶疑。見太太一問，正待說明原由，一想，他娘兒們自然同我一般的期望，此時說出這話，倒添他們一樁心事，便道：「難為他，中是竟中得去了，只看第三十四回 屏紈穩移步試雲程 破寂寥閒心談月夜命罷！」太太同兩個媳婦聽了，便歡喜起來。戴勤退出房門去，兩個癡癡又在廊簷底下截住他，問長問短。那個長姐趕出趕進的聽了個夠，他倒說道：「人家老爺合師老爺都說大爺中定了，還用你們老姐倆架叨！」

閒言少敘。卻說那日已是八月初十日，中秋節近，接著忙了幾天節事。到了十五晚上，老夫妻正喜多了兩個媳婦慶賞團圓，偏兒子又不在膝下，但是天下事事若求全，何所樂呢？待月上時，安太太便高高興興領著兩個媳婦圓了月，把西瓜月餅等類分賞大家，又隨意給老爺備了些果酒。因舅太太、張親家太太沒處可過團圓節，便另備一席，請過來要自己陪著。舅太太是再三不肯，說：「今日團圓節，沒說你二位不一席坐的。我陪著親家太太，叫他們小兒兒倆兩席張羅，豈不好？」安太太見說得有理，便也依實。只是安老爺赴了這等酒場，坐下實在無可與談的。恰好那夜後半夜月食，舅太太問起這個道理來，可就開了老爺的「天文門」了。才待講起，張太太說：「我懂的，那是天狗吃了。我們那地方，只要廟裡打一陣鐘，他唬的就吐出來了。」安老爺不禁大笑，說道：「豈其然哉！這日月食的道理，由於日躔最高，居九天第三重，月躔最低，居九天第八重。日行得疾，每日行程只欠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的一度；月行得遲，不及日行十三度有餘度。日月行得不能劃一，此所以朝日東升新月西見之原由也。日有光，月無光，月恒借日之光以為光，所以合朔則哉生明，既望則哉生魄，此去上弦、下弦之明驗也。日月行走，既互有遲疾，躔度又各有高下，行得遲疾高低，上下相值。日光在天，為月魄所掩，便有日蝕之象；日光繞地，為地球所隔，便有月蝕之象。乍掩、乍隔則初食，半掩、半隔則食既，全掩、全隔則食甚。彼此相錯，則生光而復圓。非天狗之為也。」

舅太太說：「我記不住這些累贅！我只納悶兒，人家欽天的那些西洋人，他怎麼就會算得出來呢？」安老爺道：「何必西洋人？古之人皆然。苟得其故，千歲之日至，可坐而致也。」說著，便要講那分至、歲差、積閏的道理。舅太太萬想不到問了一句話，就招了姑老爺這許多考據，聽著不禁要笑，便道：「我不聽那些了。我只問姑老爺一件事，咱們這供月兒那月光馬兒旁邊，怎麼供一對雞冠子花兒，又供兩枝子藕哇？」安老爺竟不曾考據到此，一時答不出來。舅太太道：「姑老爺敢則也有不知道的！聽我告訴你：那對雞冠花兒，算是月亮的娑羅樹；那兩枝子白花藕，是兔兒爺的剔牙杖兒。」

恰好安老爺吃了一個嘎嘎棗兒，被那個棗兒皮子塞住牙縫兒，拿了根牙籤兒在那裡剔來剔去，正剔不出來，一時把安太太婆媳笑個不住。舅太太還只管問道：「姑老爺知道這是那書上的？」問的個安老爺沒好意思，只得笑道：「此所謂『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』了。」

大家談到將近二更散席。金、玉姊妹兩個定要請舅太太，張太太到東院裡等看月蝕，舅太太道：「不早了，大家歇歇兒，明日還得早些起來預備接場呢。」大家散後，他二人也就回房。

等到那輪皓月復了圓，又攜手並肩倚著門兒望了回月，見那素彩清輝，益發皓潔圓滿，須臾，一層層現出五色月華來。他二人賞夠多時，才得就寢，準備明日給公子接場，補慶中秋。

這正是：

未向風雲占聚會，先看人月慶雙圓。  
要知安公子出場後又有個甚的情由，下回書交代。